



安德的影子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郭卫文◎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安德的影子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郭卫文◎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第175号

© 奥森·斯科特·卡德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德的影子 / (美) 卡德著; 郭卫文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470-1142-3

I. ①安… II. ①卡… ②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2194号

ENDER'S SHADOW by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1999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320千字

印张: 21 插页: 2

出版时间: 2010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策划编辑: 王慧敏

责任编辑: 王光昱

装帧设计: 白咏明

ISBN 978-7-5470-1142-3

定价: 29.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024-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作品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品作为一种出版资源，引起了业界的特别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象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象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

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象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睛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象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正也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

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中文版写序，谈的却是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和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象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科幻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谁是谁的影子

姚海军

奥森·斯科特·卡德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深得各类评奖委员会的青睐。从197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仅雨果奖和星云奖他就获得了24次提名，并有5次最终捧得了奖杯。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坎贝尔奖和世界幻想文学奖。

卡德热衷于描写少年天才，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虚构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影子。安德、纳菲……他们在卡德想象的世界中建立奇勋，而卡德自己则在对承载他们的世界的建构中创造奇迹。处女作短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77）不仅使卡德获得了雨果奖提名，更为他赢得了坎贝尔奖的最佳新作者奖——除了卡德，似乎再没有谁获过如此殊荣；而短短数年之后，卡德的长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85）和紧随其后的续集《安德的代言》（Speaker for the Dead, 1986）便连续两年包揽了“雨果”、“星云”这两大世界级科幻奖，创造了科幻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在长篇版《安德的游戏》之前，卡德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但他在那一阶段的荣誉却来自于短篇创作。从1977年到1985年，卡德共有五个短篇获得了雨果奖或星云奖提名。

1985年是卡德作家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凭借《安德的游戏》，卡德一举成名，从此跻身于一流长篇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

卡德是个精明的作家，从不浪费任何有价值的科幻点

子。他擅长将一本小说作为一个想象世界的基础，从而去创作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传奇故事，这种狡猾的作法加上高超的写作技巧，使卡德的世界呈现出立体的真实质感。在迄今为止卡德出版的45本长篇小说中，属于系列小说的就有29部之多。

显然，以《安德的游戏》为龙头的“安德系列”是卡德最重要、同时也是部头最多的系列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这个系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屠异》Xenocide, 1991）、《精神之子》（Children of the Mind, 1996）、《安德的影子》（Ender's Shadow, 1999）、《霸主的影子》（Shadow of the Hegemon, 2001）和《影子傀儡》（Shadow Puppets, 2002）《巨人的影子》（Shadow of the Giant, 2004）和《安德的放逐》（Ender in Exile, 2008）在内的九部曲。

卡德已经开创了七个系列，其中“安德”系列是最有潜力的一个，我们现在仍看不到它终结的迹象。而在他已经结束的系列中，由《地球的回忆》（The Memory of Earth, 1992）、《地球的呼唤》（The Call of Earth, 1993）、《地球飞船》（The Ships of Earth, 1994）、《失控的地球》（Earthfall, 1995）和《地球的新生》（Earthborn, 1995）构成的“回家”五部曲也是卡德很受欢迎的系列小说。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故事都发生在一颗名为哈莫尼的殖民地星球上，而地球早已毁于四千万年前的一场核战。“一台名为‘超灵’的超级”计算机中止了人类的进化，控制着哈莫尼星的一切，但千万年的光阴已经将这个旨在引导人们远离战争的超级计算机推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超灵”召集组建了一个由少年纳菲等人组成的、结构类似于家庭的组织，他们被赋予超能力，重返地球。这个系列的后两部顺理成章地从外层空间转回了地球。从宇宙归来的人类后高惊讶地发现，原生地球人已经分化成了飞人、树人和地人；同时，拥有超能力的纳菲和他的哥哥艾尔马克的冲突也最终达到顶点。

卡德近期的独立长篇也很出色，例如《历史记录：哥伦布的救赎》（Pastwatch: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96）就让人浮想联翩，小说中，时间旅行者试图阻止哥伦布发现美洲——至少阻止哥伦布在发现美洲后回到欧洲。

所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都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它们奠定了卡德在科幻界的重要地位。虽然他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整体风格，但却展现了当今科幻小说的灵活多变。卡德将宗教融于科幻小说的方式为科幻小说带来了新面貌。卡

德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观念，在于他的写作技巧。他那明快而开放的文字，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思想。

严格讲来，《安德的影子》并非《安德的游戏》的续集，而是它的平行小说。这部作品的情节发展脉络几乎与《安德的游戏》完全相同，从太空战斗学校的火热生活一直到人类与虫族的终极决战，甚至包括很多具体的事件，所不同的只是：《安德的游戏》中的配角小豆子在本书中成了主角（这种视角的转换为读者带来了奇妙的阅读乐趣）。

《安德的影子》注定会受到卡德迷的追捧，因为《安德的游戏》中的那场大战结束得太过突然，读者根本无法看清那场关乎一个种族生存与灭绝的太空大战的轮廓，《安德的影子》却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给心灵带来的无法逃避的巨大冲击。

另外，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信仰、世界观局限，《安德的影子》借着主人公小豆子对政治、战争的描述，有的地方难免过激或偏颇，请读者朋友不必苛责。

（作者为《科幻世界》杂志社主编、科幻读物推广人）

目 录

第一部 顽 童

第一章 波 可.....	001
第二章 慈善厨房.....	011
第三章 报 复.....	024
第四章 回 忆.....	037

第二部 新 兵

第五章 准备好了吗.....	050
第六章 安德的影子.....	062
第七章 探 查.....	080
第八章 优秀学员.....	097

第三部 学 生

第九章 安东的钥匙.....	110
第十章 管道系统.....	118
第十一章 爸 爸.....	127
第十二章 花名册.....	143

第四部 战士

第十三章 飞龙战队.....	158
第十四章 兄弟.....	168
第十五章 勇气.....	181
第十六章 别动队.....	197

第五部 指挥官

第十七章 死线.....	210
第十八章 朋友.....	231
第十九章 抗争.....	248
第二十章 审判.....	256

第六部 胜利者

第二十一章 猜测.....	268
第二十二章 重逢.....	280
第二十三章 安德的游戏.....	298
第二十四章 回家.....	320

第一部 顽童

第一章 波可

“你觉得发现了安德以后，我的计划就该被取消了吗？”

“这与格拉夫发现那孩子无关，问题在于你找来的这些孩子越来越差。”

“我们都清楚这是项长期工作。我选择的这些孩子都是在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挣扎着活下来的。”

“你找来的孩子全都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恶化，心灵还遭受过严重的创伤，不用测试都知道他们过不了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丝毫没有责任感，不可救药。如果找不到可偷可砸可破坏的东西，他们甚至连一天消停日子都过不了。”

“但他们与所有孩子一样，有巨大的发展潜质。”

“在IF（International Fleet，国际联合舰队）看来，你这种做法可有些感情用事，让人放心不下呀。”

波可始终圆睁双眼，留心着身边的情况。其他几个小孩子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值勤，虽然他们尽职尽责，有时甚至全神贯注，但还是不能将所有需要注意的危险都注意到。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波可必须靠自己的警觉来应对种种威胁。

需要留意的威胁太多。比如巡警，平时难得露面，可是一旦现身，他们就会特别卖力地清理流浪儿们厮混的街道。他们挥舞手中的电磁鞭追赶四散逃跑的孩子们，带刺的鞭子毫不留情地打在他们身上，连最小的孩子也不放过。巡警们还会厉声喝斥，骂这些流浪儿是寄生虫、小偷、瘟神、玷污美丽城市鹿特丹的病毒。波可必须尽量把监视的眼光放远些，如果发现远处出现骚乱——这常常是巡警开始清理街道的征兆——她就立刻吹口哨示警，大家听到她的口哨声会飞快地找地方藏匿，直到警报解除。

不过巡警并不常来。真正更直接的威胁来自大一些的孩子。九岁的波可，是她那个小团伙的女帮主（她的手下几乎没人知道她是个女孩子），那些常常在街上欺

侮他们的十一二岁，或者十三岁的流浪儿可不会听她的。街头的成年乞丐、小偷和妓女完全没把这些小屁孩放在眼里，除非在他们挡道时才一脚踢开他们。大一些的孩子挨踢后，转过身就会去欺负波可他们这样的年龄更小的孩子。所以波可一伙不管在什么时候发现能吃的东西——特别是找到一个油水丰厚的垃圾堆，或者讨到一点好心的傻瓜施舍的硬币和食物——都必须小心翼翼地看管和收藏好这些战利品。那帮欺软怕硬的恶棍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抢走比他们小的孩子已经得手的那一丁点儿残渣剩饭。这样做比从路人或商店里偷窃更保险。波可发现，他们乐此不疲。他们喜欢把小孩子们吓得发抖，呜咽着讨饶，最后乖乖地听从他们的命令。

波可的观察力很强，她马上发现了街对面垃圾桶顶上那个骨瘦如柴的小孩。看上去这孩子不过两岁大小，饥肠辘辘，快要饿死了。胳膊和腿细得像竹竿，骨关节大得有点夸张，浮肿的肚皮也很显眼。看这个架势，就算他不会马上饿死，也挨不过这个秋天了。”鹿特丹的秋天寒气袭人，而他那身衣服，与其说叫单薄，还不如说压根儿就什么都没穿。

平常，波可对这种小孩不会多加留意。但眼前这个孩子却有点怪，他仍然保持着警觉，眼睛骨碌碌地转动，警觉地探测着四周的情况。与街上昏昏沉沉的活死人不同，人到了那个地步以后，往往连吃的都懒得去找，也不在乎有没有个舒服点儿的地方可以躺着，就这么晃晃荡荡，直到呼出最后一口鹿特丹臭烘烘的空气。说到底，以他们的状态，死掉与活着并没有太大区别。人人都知道，如果鹿特丹称不上地狱之都，至少也称得上是地狱的一个著名港口。鹿特丹与地狱的唯一区别是：这里的煎熬还算有个尽头。

这个小男孩——他在干什么？既不像在找吃的，也不像在注视过路人——没人会把东西施舍给这样小的孩子。就算他有点收获，转眼间也会被其他孩子抢走。那他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他要想活下去的话，就应该跟在岁数大些的捡破烂的人后面，捡他们丢下的食物包装袋，把沾在袋子上的最后一点甜味和面渣子舔干净，先舔的人毕竟很难一次性把包装袋舔得精光。

在这条街上，这个小孩什么也甭想得到，除非他能加入某个小团伙。但波可才不愿收留他呢，这种小孩子只会拖累人。波可自己的手下已经活得够艰难的了，绝不能再添一张光会消耗食物的嘴。

这个小孩子要来求我了，波可想，他会边诉苦边乞求。那对有钱人或许能起点作用。我只能为自己的手下着想，他可不是我们这一伙的。尽管他那么弱小，那么可怜，我还是不能搭理他，对我来说，他什么也不是。

两个十二岁大小的、无所事事的妓女，向这个街角围过来，逼近波可的地盘。

她低声呼哨。原来聚在一起的孩子们立即在街头散开，好让威胁者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

可惜没用。两个妓女早已认定波可是这伙人的头儿，她们拧住她的手臂，把她按紧在墙上，索要“保护”费。波可明白，遇到这种倒霉事最好别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她总是有一些储备用来应付这种饥不择食的恶棍。波可知道这些妓女为什么饿成那个样子。她们虽然成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却引不起那些恋童癖们的兴趣。她们看上去太憔悴、太干瘪。等她们身体成长得更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她们自然会离开这里，去做地下生意。但让人恼火的是，她们常常从她和她的手下人口里夺食，这一点总让波可气血翻涌，但放聪明些，还是拿些东西打发走她们为妙。不然挨顿暴揍，连自己的手下人也照顾不过来啦，不是吗？

波可把她们带到自己的一个秘密储藏点，取出一个小面包袋，里面有半块甜饼。

早已变味的酥皮饼。为了应付类似的危机，波可把这东西留了好几天。不过两个妓女还是如获至宝，一把抓过去，撕开袋子，其中一个把人类与生俱来的掠夺天性表现得更出色些。在朋友下手之前，她抢先一口，把饼咬掉一多半。准确地说，是刚才的朋友，现在的争食者。两人立刻大打出手，连声尖叫，啐口水，尖利的指甲狠狠挖向对方。波可尽量靠近些，盼着她们厮打时会掉下些酥饼渣，但没那么好的运气。整整半个酥饼都落到了先咬一口的那个女孩嘴里，这个胜利者此时正撵得对手四处闪避。

波可转过身，小男孩正站在她背后，差点儿绊倒她。刚刚失去食物的波可，气正不打一处来，顺势抬起膝盖，把小男孩顶翻在地，怒冲冲地吼道：“你那颗猪头不想碰到地上的话，就不要站在别人后面！”

小男孩默默地站起来，满脸期待和询问的神色。

“离我远点儿，小杂种，在我这里你什么都得不到。”波可说，“我才不会从我手下的口粮里分一粒豆子给你呢，你连一粒豆子都不值。”

她的手下聚拢在一堆，刚才欺负他们的人已经到别处去了。

“你怎么把吃的东西给她们？”小男孩说，“你自己更需要那块饼。”

“噢？我没听错吧！”波可说。她提高嗓门，让她的手下人都能听清，“你简直该来当我们的头儿，不是吗？像你这样的大高个子，当然不知道保护食物的烦恼。”

“不关我的事，”小男孩说，“我连一粒豆子都不值，你刚说过的，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啦。不过还是你自己记住这点更好些，现在住口吧。”

她的手下哄笑起来。

小男孩没笑。他说：“没想到你也和刚才那两个家伙一样，欺软怕硬。”

“我才不欺负弱小呢，我会摆脱那些人。”波可说道。她不喜欢这个小孩说话的样子，站在那里像和她对着干。正因为这点，她才忍不住说了几句连讽带刺的话。

“你每天都得向那些抢劫者缴纳食物。只把东西给一个人不成吗？让他替你把别的家伙打发得远远的。”

“你以为我想不出这个主意呀？笨蛋！”她说，“只能管一次用，我用什么法子让他服从我？”

“要是他不服从你，就弄死他。”小男孩说。

这话激怒了波可，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想不出这样强有力的、疯狂得不现实的主意。她猛抬膝盖再次顶翻了小男孩，这次在他倒地时还补踢了一脚，“也许我该先把你这小子弄死。”

“你忘啦？我连一粒豆子都不值。”小孩说，“你杀掉一个，另外的就会怕你，就会为你去打架。他必须卖力干，才能在你手下挣饭吃。”

波可听着这孩子的荒谬主张，脑子里一时转不过弯来。

“他们理直气壮地吃你的东西，”小孩说，“还得意洋洋地昂着头。你必须杀杀他们的威风，弄死一个，让其他人拜倒在你脚下，让人人都和我一样渺小。那样你才能随心所欲。”

“你让我觉得讨厌。”波可说。

“那是因为你没这么去想。”他说。

他在油腔滑调地找死！如果波可真想揍扁他的话，他就彻底玩完了，这点他心里当然该清楚。

不过，死亡早已钻进他那件可有可无的烂衬衫里，很难再找到一个比他更接近死亡的人了。

波可扫视一圈，发现自己的手下全都一脸茫然。

“我不想听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告诉我，让我去杀一个根本杀不了的人。”

“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后面，你使劲一推，他就被绊倒啦。”小男孩说，“你用事先准备好的大石头，或者板砖，照着他脑袋猛砸，砸出他的脑浆。”

“打死人对我没好处。”波可说，“我需要的是一个听我命令的打手，让他保护我们这伙人。我可不要一个死人。”

小男孩咧咧嘴，像是笑了一下：“现在你觉得我的办法有点儿意思了吧。”

“那些欺软怕硬的恶棍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她说道。

“他可以在施舍食物的慈善厨房前为你站岗。”男孩说，“那样你就能进厨房。”他眼睛虽然一直看着波可，但其实是对大家讲这番话的，“他能把你们所有人都带进厨房。”

“小孩进厨房，会挨大孩子揍的。”萨金特说。他只有八岁，做起事来好像觉得自个儿是波可团伙的二当家，其实她压根儿没有副手。

“你可以让你的打手把他们赶走。”

“他能对付得了两个人吗，如果对方来三个人呢？”萨金特问。

“像我刚才说的，”小男孩回答道，“你把他推翻在地，他就没有个子大的优势了。你先要准备好，手里捏紧石头。难道你不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吗？他们不是都称你警官^①吗？”

“萨金，别理他。”波可说，“我真搞不懂啦，我们中间居然有人一本正经地和一个两岁大的小屁孩讨论问题。”

“我四岁了。”小男孩说。

“你叫什么？”波可问。

“不知道，从来没人告诉过我。”

“你是说，你笨得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忘啦？”

“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回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躺在地上，眼睛望着波可，波可那伙人围着他。

“你连一粒豆子都不如。”她说。

“是这样。”小男孩喃喃道。

“嘿！”萨金特说，“你他妈就是一粒豆子。”

“现在你有名字了，就叫豆子。”波可说，“坐回到你的垃圾桶上去，我要考虑一下这个办法能不能行得通。”

“给我吃点东西。”豆子说。

“如果真有一个大孩子听我指挥，如果你说的这个办法管用，那我一高兴，也许会给你点儿吃的。”

“我现在必须吃点儿东西。”豆子说。

波可明白，的确是这样。

她把手伸进衣袋，掏出节省下来的六颗花生米。豆子坐起身，从她手心里捏起

^①英文“sergeant”意为“军士、警官”，音译“萨金特”。

一粒，放进嘴吃力地咀嚼起来。

“全拿去呀。”波可不耐烦地说。

他伸出来的手太小，太瘦弱，连五粒花生米都握不紧。“一把抓不住，”豆子说，“谢谢你这么大方。”

该死。这么好的花生米，竟然被她浪费在一个必死无疑的孩子身上。

不过她打算试试他的办法。虽说有点鲁莽，却是她听过的第一个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建议，他们悲惨的生活如果因此而得以改善，她将来就不用打扮成少女的样子到马路上去做生意了。办法是豆子想出来的，那么应该让大家看到，她对豆子很公正。这正是在小团伙里当老大的窍门：让手下人看到你始终能公正地处理一切。所以她摊开手，直到豆子一颗颗地吃完六粒花生米。

咽下最后一粒花生米，豆子又盯着她看了好一阵才说：“你要做好弄死他的准备。”

“活的对我才有用。”

“但要准备好，如果不合适，就弄死他。”豆子说完，摇摇晃晃穿过街道，费力爬上他刚才占据的那个垃圾桶，眼睛又机警地转动起来，探测四周的情况。

“你不可能满了四岁！”萨金特朝他高声叫喊。

“我满四岁啦。我只是不长个子。”他也叫喊着回应。

波可让萨金特安静下来。他们找石头、砖块和矿渣去了。如果要大打一场，当然最好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豆子不喜欢波可给他取的新名字，不过自己总算有了个名字。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他这号人物，遇到什么事没准儿会来告诉他一声，这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和刚吃下肚子的六粒花生米一样好。他还能感受到刚才嚼花生米的艰苦：两颊的咬筋都嚼痛了。

下一步就要看波可是否能抓住机会去实施他提出的那个计划了。豆子并不觉得波可是鹿特丹最聪明的团伙首领。正相反，她没什么才干，使足全力也只不过刚够维持自己小团伙的生存。她心肠太软，智力平平。面黄肌瘦的样子，说明她连搞到足够食物的办法都想不出。除了她手下的人觉得她善良，喜欢她，在旁观者眼中，她的事业一点也不兴旺。她办起事来十分蹩脚。

话说回来，如果她做什么事都得得心应手，就不会听他刚才说的那一套了。他决不能再去同波可套近乎。因为假定她听从了他的建议，喜欢他的方案，就应该干掉他。马路上的生存规则就这么无情。好人命不长。波可也一样，像她现在这种混